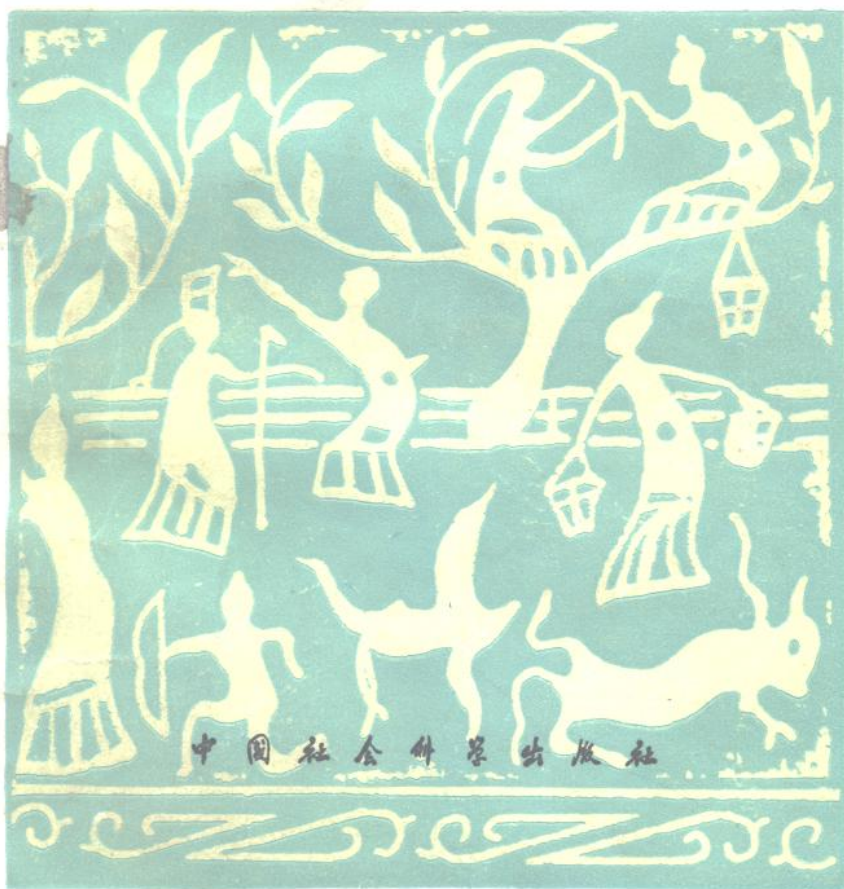


龍蟲並雕齋瑣語

王 了 一



龍蟲並雕齋瑣語

王 了 一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龙虫并雕斋琐语

王 了 一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24 千字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统一书号: 10190·106 定价: 0.67 元

出 版 说 明

王了一即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抗日战争期间,先生写了大量文词犀利、痛斥时弊的杂文。这些杂文词章秀丽,议论持平,讽喻巧妙。《龙虫并雕斋琐语》就是这些杂文的汇编。

现在我们根据1949年《观察社》的旧本重印这些杂文有三层意思。其一,反映王力先生早年的创作活动,不忘先生在文苑多年来多方面的辛勤耕耘劳作。其二,让读者从生动而具体的生活实录中了解旧中国的社会人情和政治上的黑暗。其三,介绍王先生驾驭语言的艺术和独特的风格。

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在此次重印中仍然保存原来文章的本来面貌,只对极个别字句做了一点技术性的更动,删掉四篇在今天看来意义不大的文章。为了便于青年阅读,请张双棣同志加了注释。

编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

新 序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我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小品文。共分五个部分：（一）瓮牖剩墨；（二）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三）棕榈轩詹言；（四）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五）清吃集。一九四二年，我因避敌机空袭，搬到昆明远郊龙头村赁房居住。房子既小且陋，楼上楼下四间屋子，总面积不到20平方米，真是所谓“斗室”。土墙有一大条裂缝，我日夜担心房子倒塌下来。所以我在这个农村斗室里写的小品就叫《瓮牖剩墨》。一九四三年我兼任粤秀中学校长，搬回城里，住在这间中学里，房子虽然仍旧陋小，但是比龙头村那房子好多了。小院子里有一棵棕榈树，所以我在这所中学宿舍里写的小品就叫《棕榈轩詹言》。《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詹言”就是小品文的意思。

这本小册子由观察社编入《观察丛书》，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出版。印数甚少，流传不广。一九七三年，香港波文书局把它重印了，事先并没有通知我。现在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予以再版。我删去了四篇，并改动了几处。又蒙张双棣同志给做注释，特此致谢。

王了一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序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生活导报和我(代序)

去年今日,《生活导报》第一期出版,当时我已经注意到它了。但是,我虽则注意到它,却没有感觉到它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当时有人对它作种种恶意的批评,更使不愿花两元钱买一张来看看的我,猜想它也不过是一种低级趣味的读物而已。原来我看见我所敬爱的朋友,如潘光旦、费孝通诸先生,都常有文章在《生活导报》上发表,就把我的错误的观念矫正过来:他们的作品里如果还有低级趣味,更有谁的作品是高级趣味的呢?

但是,除了偶然买一份消遣消遣之外,当时我和《生活导报》并没有什么关系。直到今年五月里,我从重庆回来,卧病在床,费孝通先生来看我,这时他才使我和《生活导报》建立了关系。他是《生活导报》的台柱,那时他快要到美国去了,他表示希望我为《生活导报》常写文章,并且希望我写些象在《星期评论》和《中央周刊》发表过的《瓮牖^①剩墨》一类的小品。费先生启程之后,《生活导报》的编辑又亲自来催稿子。于是我答应写《龙虫并雕斋琐语》。由“瓮牖”一变而为“龙虫并雕斋”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瓮牖绳枢之子。”孟康注:“瓦瓮为窗也。”

是由自谦变为自夸。其实雕虫^①则有之，雕龙^②则未也。偶然想要雕龙，结果恰象古人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实在是“雕龙不成反类蛇”，所雕的仍旧是虫，只不过是一条“长虫”而已。

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在这文章不值钱的时代（依物价三百倍计算，我们的稿费应该是每千字一千五百元），只有多产才不吃亏。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同是我这一个人，要我写正经的文章就为了推敲一字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我却是日试万言，倚马^③可待。想到就写，写了就算了，等到了印出来之后，自己看看，竟又不知所云！有时候，好像是洋装书给我一点儿烟土披里纯^④，我也就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像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⑤和《龙文鞭影》^⑥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结果不尴不尬，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文体。

象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如果说我们写小品文不单为卖钱，而还有别的目的

① 比喻小技巧。扬雄《法言·吾子》：“童子雕虫篆刻。”这里指微不足道的小文章。

② 战国时，齐人驺奭记录衍谈天之术而成文，人们称之为“雕龙奭”。后用来指善于撰写文章。这里指撰写高质量的大文章。

③ 晋恒温北征，袁宏倚马前草拟文告。顷刻而成。语见《世说新语·文学》，后用来比喻文思敏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见李白《与韩荆州书》。

④ 烟土披里纯即灵感，英文为inspiration。

⑤ 书名，旧时儿童读物，用四六骈体教儿童学习词藻。

⑥ 书名，旧时儿童读物，记一些历史故事来教儿童。

话，这另一目的就是换一换口味。这样，就是不甘岑寂，是尼姑思凡，同时，也就是不专心耕耘那大可开垦的园地，倒反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里去争取一杯羹了。

记得抗战以前，有一位先生署名棱磨的（至今我还不知道这棱磨是谁）在上海《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一篇谈话。大意是说：语言学是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学问，所以难怪语言学者常常走到文学上去。但是，语言学者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园地。当然，象《之部古读考》一类的文章是不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的，但是，象王了一的《论别字》之类却是颇有贡献。语言学者如果不谈他的本行，却只知道写些幽默的小品，未免太可惜了。这一篇文章发表于《论语》^①最盛行的时候，显然是讽刺林语堂，其恭维我的几句话只不过是傍敲侧击的一种手段而已。假使棱磨先生现在看见了 我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一定长叹一声说：“王了一跟着林语堂堕落了！”

老实说，我始终不曾以什么文学家自居，也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幽默。我不会说扭扭捏捏的话，也不会把一句话分做两句话说。我之所以写《琐语》，只是因为我实在不会写太文章。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导报》的宝贵篇幅肯让我这种胡扯的文章来占了差不多每期的八分之一。自从《生活导报》登载了《琐语》之后，可说是整个的《导报》都变了作风。所谓《生活导报》，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导人们的生活的，这几个月来，我因为每期都细细读它，每周都和它的编辑先生见面，更觉得《导报》的态度是那么严肃，编辑先生是那样诚恳，和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文章太不相称了。听说费孝通先生称赞我“表演精采”，又据说读者们喜欢看《琐语》，桂林有人转载我的文章，这一切徒然增

① 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杂志。

加我的惶惑。在这几个月来的《生活导报》上，我最喜欢看的是铁谷先生的《六朝隋唐女子的化装》，和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节的故事》等等，无论从学问上说，从趣味上说，它们都胜过《琐语》百倍。《龙虫并雕斋琐语》根本说不上“雕”，因为太轻心了，太随便了。更进一步说，即使经心刻意地去雕，恐怕也雕不好，因为它的本质是朽木，非但龙雕不成，连虫也不会雕得好的。

不管雕得好不好，在这大时代，男儿不能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①，而偏有闲工夫去雕虫，恐怕总不免一种罪名。所谓“轻松”，所谓“软性”，和标语口号的性质太相反了。不过，关于这点，不管是不是强词夺理，我们总得为自己辩护几句。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他的伤心是假的；倒是“满纸荒唐言”^②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

我们也承认，现在有些只谈风月的文章实在是无聊。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想一想，有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环境逼迫着他们谈风月。他们好象一个顽皮的小学生不喜欢描红，而老师又不许他涂抹墙壁，他只好在课本上画一支老鸦来玩玩。不过，聪明的老师也许能从那一支老鸦身上看得出多少意思来。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风月的文章也有些是不失风月之旨的，似乎不必

① 《后汉书·李云传》：“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古代称檄文、捷报一类紧急文书为露布。这里指为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而著文立论，大声疾呼。

② 意思是全篇都是荒诞无稽的事。与下句“一把辛酸泪”都见于《红楼梦》第一回。

一律加以罪名。

关于这个，读者们可以说，《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并没有什么隐讽，只是“瞎胡调”。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所谓隐讽，其妙在隐，要使你不知道这是讽，才可以收潜移默化之功。但是，我并不预备说这种强词夺理的话。老实说，我之所以写“小品文”，完全是为的自己，并非为了读者们的利益。其中原委，听我道来：实情当讳，休嘲曼倩^①言虚；人事难言，莫怪留仙^②谈鬼。当年苏东坡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做诗赞黄州猪肉；现在我却是俩钱儿能供日用，投稿夸赤县辣椒（《瓮牖剩墨》里有一篇《辣椒》，极力称赞辣椒的功能，结果是被一位药物学家写信来教训了一番）。“芭蕉不卷丁香结”^③，强将笑脸向人间；“东风无力百花残”^④，勉驻春光于笔下。竹枝^⑤空唱，莲葩^⑥谁怜！这只是“吊月秋虫，偎栏自热”^⑦的心情，如果读者们要探讨其中的深意，那就不免失望了。

感谢《生活导报》给我一个发牢骚的地方，以后恐怕不免还要再发几次牢骚。这对于读者们也许是味同嚼蜡，然而对于我自己却是一服清凉散。一个刊物能支持一年是不大会夭折的。我就借这一篇“瞎胡调”的文章来庆贺它的周岁，同时恭祝它长寿。这是为公也是为私，因为《龙虫并雕斋琐语》是和《生活导报》同其荣枯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

① 西汉人东方朔，字曼倩，以诙谐滑稽著称。

② 清朝人蒲松龄，字留仙，著《聊斋志异》，多记鬼狐之事。

③ 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卷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④ 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⑤ 乐府名，也叫巴渝词，出于四川。后人模仿它作的歌咏土俗琐事的歌谣，也称“竹枝词”。

⑥ 莲子，比喻心苦。宋无《妾薄命词》：“不食莲的，不知妾心。”

⑦ 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目 录

新序	1
代序——《生活导报》和我	2
瓮牖剩墨	
1 姓名	1
2 书呆子	7
3 西洋人的中国故事	11
4 战时的书	14
5 战时的物价	19
6 乡下人	22
7 辣椒	26
8 迷信	29
9 骑马	35
10 奇特的食品	39
11 诅咒	43
12 劝菜	46
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	
1 洪乔主义	50
2 踟蹰	52
3 看报	55
4 说话	58
5 夫妇之间	60
6 清苦	63

目 录

7	忙	67
8	请客	70
9	穷	72
10	儿女	75
11	富	79
12	著名	82
13	外国人	84
14	路有冻死骨	87
15	领薪水	88
16	写文章	92
17	卖文章	95
18	骂人和挨骂	97
棕榈轩箴言		
1	闲	100
2	灯	103
3	虱	106
4	衣	109
5	食	111
6	住	113
7	行	115
8	疏散	118
9	题壁	120

目 录

10	手杖	122
11	西餐	124
12	失眠	127
13	小气	130
14	排字工友的悲哀	132
15	清洁和市容	135
16	老	136
17	结婚	138

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

1	拍照	141
2	回避和兜圈子	143
3	公共汽车	146
4	跳舞	149
5	看戏	152
6	寡与不均	155
7	遣散物资	158

清吃集

1	苦尽甘来	161
2	五强和五霸	164
3	天高皇帝远	167
4	应付环境和改变自己	168

瓮 牖 剩 墨

一、姓 名

姓名是专名的一种。既然是专名，就应该是一个人所独有的了；然而世界上不少同姓或同名的人，甚至名字都相同。西洋人同名的多，同姓的少；中国人却是同姓的多，同名的少。西洋人普通说出一个姓来，大家就知道是谁；中国人说出姓来还不够，往往需要姓名并举。越南人同姓的更多，最常见的只有阮、黎、李、陈、范、吴几姓，名的第一个字也往往相同，所以他们习惯上称名不称姓，例如阮文桂只称桂先生，不称阮先生。

西洋的姓和名本是同源的。许多教会里给予的“洗礼名”后来都变了姓。但是大多数的姓的来源却不是由于洗礼。只有名往往是“代父”或“代母”题的，这些名差不多全是采用日历上的圣名或上古伟人的名字，所以能有无数的约翰，约瑟，杰克，阿朵尔夫，亨利，海伦，玛丽等。一般姓的来源，说来很有趣。有些是由于原籍或出生地的名称，所以有些人姓山（译意，下同），因为来自山上，姓河，因为来自河边，还有姓谷，姓桥，姓桦树坪之类。有些是由于职业，所以有人姓商，姓匠，姓面包商，姓车匠，姓金匠，姓铁匠，姓鞍鞴匠，姓绳索商，姓木屐匠，姓磨坊主人，姓泥水匠，和姓裁缝之类。更有趣的是由

绰号或小名变为姓：有人姓胖，姓大，姓小，姓年轻，姓弯腰，姓竖发，姓棕发，姓蓬头，姓赭，姓白，姓黑，姓短大腿，姓独眼龙，姓驼背，姓细毛，姓小约翰，姓大约翰，姓胖约翰，甚至姓坏蛋拖油瓶；又有人姓鱼，姓猴子，姓母羊，姓梨树，姓苹果树，姓葡萄苗，姓李子，姓玫瑰。由绰号小名变为姓的原因，据说是在从前同姓同名的人太多了。譬如一村只有五六姓，每一姓就有许多约翰，许多亨利，混乱得很，于是人们不喜欢叫名字，只叫绰号，后来渐渐地绰号替代了真姓名。姓年轻的人活了八九十岁，人家仍叫他年轻先生；姓胖的儿子虽然很瘦，人家仍旧叫他胖先生；面包商的孙子做了大官，仍旧姓的是面包商。名流之中不乏其例：美国诗人郎斐罗^①，直译该是长脚或高个子；去年才退位的法国总统勒白伦^②，直译该是棕发先生。

以形为名，中国上古似乎是有的。春秋时代，郑国有公孙黑，孔子的弟子狄黑，晋国有蔡黯。最有趣的是卫国有公子黑背；楚国有黑要（腰），又有公子黑肱；晋成公的名是黑臀。他们说不定就是因为背腰肱臀等处生着黑痣，所以得到这种名字。至于以名记事，就更多了。郑庄公是他母亲睡着的时候生的，她醒来吃了一惊，就命名为寤生。楚令君子文是吃过老虎奶的，楚人叫奶做“谷”，叫老虎做“于菟”，而子文姓斗，所以他的姓名是斗谷于菟。直到现代，咱们还有一些以名记事的习惯，例如生于上海就以申为名，生于广西就以桂为名。抗战以后，外省人在昆明生的儿女，不少以昆为名的。依我猜想，重庆的三岁以下的小孩以庆或渝为名的，也该不在少数吧。

中国人命名爱用吉利语，也是自古而然的。无忌，无咎，

① Longfellow(1801—1882)。

② Lebrun(1871—1950)。

无亏，无骇，弃疾，去病，千秋之类，汉以前就有了。“福”“禄”一类的字是较后起的。关于寿，大家喜欢用寿彭^①，鹤龄，高年之类；龟年本来也是美名，但是“龟”字变了骂人的术语之后，大家就避免不用了。近似于吉利语的，则有仰慕古人的字眼，泛指有希圣、希贤、希哲等；专指的，如姓张，往往是学良、效良或希骞^②；如果姓李，则往往是希纲、希泌、希白等^③。

自从女子读书之后，妇女也有名字了。不知为什么，多数人喜欢用些和男子不同的名字。虽不至象越南女子一律在姓下名上加一个“氏”字，（如黎氏贵），但如淑贞，淑芳，兰英，静婉之类，总象是带着女性的标记。有些书香人家喜欢在诗经里找名字，如舜华、舜英^④等，这似乎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诗经中用这种字眼形容女子是不怀好意的，至少向来的解释是如此。近来风气似乎是变了，许多女学生的名字都和男学生一样了。

因为中国人命名喜欢用吉利或顺眼的字眼，所以姓名很容易雷同，男的不知道有多少世昌和其昌，女的不知道有多少淑贞和淑芳！即使加上姓的分别，同姓的世昌和淑贞还是不在少数。姓名雷同所引起的误会，小而至于被冒领信件，大而至替人坐监牢，那不是好玩的。听说某先生曾接到某部长一个电报，叫他到重庆去，他实在莫名其妙，于是覆电请问可否从缓启程，那位部长又来一个电报催促，这位先生急得没

① 传说中尧时有彭祖，活八百岁。

② 汉高祖有谋士张良，汉武帝时有通西域的张骞，都是历史上的名人，所以姓张的爱用学良，希骞之类的名字。

③ 宋朝有宰相李纲，唐朝有郑侯李泌，大诗人李白，这些人也都是历史上的名人，所以姓李的好用希纲、希泌、希白的名字。

④ 舜，木槿；英、华，花。《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有“颜如舜华”，“颜如舜英”。

法了，再打一个电报说明自己的籍贯，那位部长才知道是误会了。这件事虽不至于坐监牢，总算是小小的麻烦，而且耽误了部长的要事，更可以说姓名雷同的缺点。

幸亏近代以来，各家族有所谓字辈。字辈和末一字连起来不一定有意义，所以不容易和别人的雷同。只可惜字辈之中仍有许多极常见的字，如“世”“其”“昌”“永”“福”之类，和末一字凑起来，仍旧难免和别人的名字相重。新近又有一种采用外国名字的倾向，如约翰、珍妮等，这自然是很新的玩意儿。但是竞尚欧化的今日，我们可以断定将来这一类的名字比世昌、淑贞还更普遍。除非不用普通的译名而自创新的译名，如洪煨莲先生^①；否则将来此风一盛，不难有千百个马约翰！西洋人用洗礼名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同姓的人少；咱们中国人用洗礼名是极容易雷同的，因为咱们同姓的人多。假使将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用洗礼名，恐怕只好“全盘西化”，改用“面包商”“铁匠”一类的姓氏了。

为了避免雷同，有些雅人采用偏僻的名字。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十五、六岁时，我嫌父亲所给的名和老师所给的字都太俗，太普遍，于是自己改名为“力”，改字为“了一”。但是所谓僻名也是没有标准的。我改名不到几个月，就看见《小说月报》上有个饶了一。后来又知道《西儒耳目资》的刊行者王征别字了一道人。了一道人姓王，这有多么巧！名字古怪了，虽然不容易雷同，却有另外一种麻烦。人们看不顺眼，就会念错：曾经有一个邮差在我的门口高喊“王力先收信”（把“先生”的“先”连上念）；另一次又有一个在院子里喊“王了的电报”。前者是“添足”，还有可说；后者竟是别

① 当时的燕京大学的教授，名业，字煨莲，即取英文William（威廉）的音。